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6.020

选择标记向话语标记的演变

——以汉语连词“莫若”为例

徐朝红,伍修龄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文章以“莫若”为例,考察了选择标记向话语标记的演变。“莫若”经历了“主谓短语>动词>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历程,其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明代,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此外,上古汉语中的“不如”,近代汉语中的“要不”“不然”“还是”“的是”“的好”等亦是从选择标记演变为话语标记。可见,“选择标记>话语标记”是汉语中反复出现的演变模式,究其成因,则与省力原则、礼貌原则、时间顺序原则密切相关。

关键词:选择标记;话语标记;莫若;成因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6-0164-07

选择标记^①是话语标记^②的重要来源,学界基于微观个案、宏观演变模式进行了系列探讨,如史金生^③、李贤卓^④、董秀芳^⑤、李宗江^⑥。而典型连词“莫若”在表示选择的同时也呈现话语标记功能,李宗江认为其话语标记功能源自选择标记功能^⑦,但缺乏必要的历时考察,至于其功能特征以及成因等学界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第一,“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第二,话语标记“莫若”的特征、功能;第三,“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共性;第四,“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动因。

一 “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

“莫若”经历了“主谓短语>动词>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历程,其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

明代,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

(一) 主谓短语>动词

结构“莫若”最早出现于先秦,“莫”义为“没有谁,没有什么”,是否定性无指定代词,其前常出现一个具有复数性质的指称集合(记为比较前项X)，“莫”关涉该集合中的所有对象并将其排除在外;“若”为动词,义为“及,比得上”,其后所接成分是前一指称集合的比较对象(记为比较后项Y);“X莫若Y”的语义是“X中没有谁/没有什么比得上Y”。如:

(1)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周易·序卦》)

上例中“革物者莫若鼎”义为“变革事物性质的东西中没有比得上鼎”,“主器者莫若长

收稿日期:2024-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YY017);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40514)

作者简介:徐朝红(1975—),男,湖南岳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语法与词汇研究。

①选择标记用于表示上下文之间的选择关系,其成员包括连词、副词、短语等。

②话语标记是标记话语的表达式,不构成命题意义,仅参与程序意义的表述,辅助话语单位的衔接与连贯;学界或称之为话语联系语、话语小品词、话语策略语、话题标记、语用标记等,本文统称为“话语标记”。

③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2—224页。

④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4期。

⑤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⑥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247,252—253页。

⑦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247页。

子”义为“主管宗庙祭器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得上长子”。

如例(1)所示,先秦时期“X莫若Y”结构中的X在句中多直接出现,且与“莫若Y”紧邻,“莫”的无定指代性明显;但是,“莫若”在使用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莫若”前不出现具有复数性质的比较前项X。此时,“莫若”所在的句子有重新分析的可能。如:

(2)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若我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九年》)

上例中,“莫若”前没有出现具有复数性质的比较前项X,此时,“莫若我”可以有两种理解:

(a)“(九国中)没有谁比得上我”。这种情况下的“莫若”仍可作主谓短语解,其前根据上文内容大致补充出了复数性质的比较前项“九国”,即“(九国)莫若我”,“莫若我”的底层结构为“[PRON[V PRON]]”。

(b)“比不上我”。这种情况下,“莫”的关涉对象则从某一复数集合泛化到一切事物,指代性进一步虚化,不再明确,指代意义也趋近于无,渐渐只保留了否定义;“莫若”出现了成词的倾向,可以被重新分析为“不及,比不上”义的双音节动词,“莫若我”的底层结构变化为“[V PRON]”。

但无论按何种理解,其表层形式均为“莫若+PRON”;句子的命题意义也都没有改变,(a)(b)都表达出了“强调‘我’的出众”的意图;差别只在于前者可以找到明确的对比项“九国”,后者的对比项则并不明确。表层形式的相同和话语意义的相近正为“莫若”由主谓短语向动词的演变创造了有利的句法和语义环境。

进一步发展,当“莫若”前出现了不具备复数性质的比较前项X时,“莫”的无定指代性即消失,只保留了否定义,成为了词内成分,“莫若”融合为双音节动词,义为“不及,比不上”。这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动词“莫若”常涉及两个不具备复数性质的比较对象X、Y,并多在比较的同时对其进行主观评价,从而否定前项X并肯定后项Y。如:

(3)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庄子·人间世》)

“莫若为致命”意为“比不上如实传达君令”,“此其难者”则是主观评价。

(二) 动词>选择连词

选择连词“莫若”的来源,目前学界鲜有提及。根据调查,我们认为选择连词“莫若”应来源于动词“莫若”。这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比较]”有关——动词“莫若”是对两个对象进行对比,选择连词“莫若”则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对两个对象进行选择,两者都包含着一个比较的过程,这一相似性为认知上的隐喻提供了活动空间,此外也与比较前项和“莫若”之间其他成分的插入以及选择语境有关。

西汉时期,当动词“莫若”位于句首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比较前项X与“莫若”之间插入了其他成分,用以说明X的性质、特征以及言者主观上认为X比不上Y的原因等,“莫若”与X之间的距离拉大,对X的支配性减弱,且后项Y并非是发生在具体时间中的动作行为,而是具有泛时性的、可以由行为人主动选择实施并控制的动作行为。此时“莫若”的前后连接内容形成了“舍弃—选取”关系,处于选择语境之中,出现了重新分析的可能。如:

(4)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史记·春申君列传》)

上例中,“莫若”与前项X“树怨于楚”之间插入了其他成分,对其支配性减弱,后项Y“善楚”则具有泛时性并可由行为人主动选择实施,“树怨于楚”与“善楚”形成了“舍弃—选取”的关系,处于选择语境之中。此时,“莫若善楚”可以有两种理解:(a)“(与楚国结下怨仇)比不上与楚国亲善友好”,(b)“(与其选择与楚国结下怨仇)不如(选择)与楚国亲善友好”。但不论按何种理解,“莫若善楚”的表层结构均为“莫若+VP”;句子的命题意义也都没有改变,(a)(b)都表达出了“最好与楚国保持亲善友好”的观点;差别只在于前者凸显了对“树怨于楚”和“善楚”的比较,后者则着眼于在“树怨于楚”和“善楚”中做出选择。表层形式的相同和话语意义的相近亦为“莫若”由动词向选择连词的演变创造了有利的句法和语义环境。

中古时期动词“莫若”的使用频率较低,受限于此,“莫若”的进一步虚化进展缓慢。直至近代

汉语阶段,当动词“莫若”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①,在选择语境中反复使用时,其虚化进程才明显加快。人们的认知视角也逐渐从关注“莫若”对上下文比较对象的对比转换到关注“莫若”在上下文之间的选择连接作用,“莫若”的侧重也随之转向为表示前后语言单位之间舍前取后的选择关系^②,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莫若”可以表示选择关系这一语用推理结果的固化^③。明代,当能体现出选择关系的“莫若”与连词“与其”等连用,组成是此非彼类选择构式“与其……莫若……”时,“莫若”则进一步吸收构式意义,成为了选择连词。选择连词“莫若”表示舍前取后的选择关系,其后连接的Y是选取的一项,其前用连词“与其”等连接的X则是舍弃的一项;可以是针对听者,为其阐明“舍弃—选取”关系,如例(5),也可以是针对言者自身,为其自己做出选择,如例(6):

(5)因谕诸将道:“……与其坐而受制,莫若先击之。诸君若体予言,自能一战而成功。”(《续英烈传》第二十二回)

(6)天师道:“……我寻思起来,与其咬断了藤跌将下去,莫若自己解开了纆拏跳将下去,还有个分晓。”(《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九回)

(三)选择连词>话语标记

Brinton总结了英语话语标记三种典型的演变模式,其中第一种演变模式中就包含“连词>话语标记”的演变^④。从而,我们认为连词到话语标记的演变是一种跨语言反复出现的演变。“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来源,目前学界鲜有探讨。结合调查的语言材料及跨语言反复出现的演变模式,我们认为“莫若”的话语标记功能应源自其用作选择连词时的选择标记功能,这肇始于特殊的语境(context)——选择连词“莫若”出现在建议语境中,在表示选择关系的同时还帮助提出了建议。如:

(7)过不多时,又有人告岷王凶悖,有旨削其护卫。过不多时,又有人告代王贪虐,将为不轨。廷臣议要发兵讨之,侍读方孝儒奏道:“治民者当以德化,不当以威武,况诸王至亲乎……”建文帝道:“朕亦知威武不如德化,但诸王骄肆异常,非德化所能入。朕之用兵,不得已也。”方孝儒道:“人生有贤有不肖,贤者,不肖之师也。臣闻蜀王好善乐道,四海钦其贤哲。今代王不肖,与其发兵执之,莫若下诏,迁之于蜀,使与蜀王相亲,则不肖者,将渐积而为贤矣。”(《续英烈传》第七回)

上例中,廷臣就是否要发兵征讨岷王、代王征求建议,其后接语段处于建议语境之中。此时“与其发兵执之,莫若下诏,迁之于蜀”既是在“发兵执之”与“迁之于蜀”之间做出舍前取后的选择,亦提出了建议“迁之于蜀,使与蜀王相亲”,“莫若”除表示选择关系外,还帮助提出了建议。

在这种建议语境中,由于人们的关注焦点并非“莫若”前的舍弃项,而是其后的选取项,所以言者此时如果为了自己省力着想,就有可能只说选取项,不说舍弃项,“莫若”连接的选择前项逐渐可以不直接出现,从而出现了被理解为话语标记的倾向,这在明代已有用例。如:

(8)自实与妻子商量道:“目今满眼兵戈,只有福建平静。况繆君在彼为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塞,人口牵连,行动不得。莫若寻个海船,搭了他由天津出海,直趋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径达,便可挈家而去了。”(《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

上例中,自实就如何去福建提出建议,“莫若”处于建议语境之中,其前后只出现了选择后

①我们检索 CCL 语料库后发现,西汉时期动词“莫若”共有 1 例、中古汉语阶段共有 26 例、近代汉语阶段共有 77 例。

②在连词的形成过程中,认知视角的转换会引起侧重的变化,从而导致词语意义的改变——连词的源词在某一关联语境中的反复运用,使得人们的认知视角从其在单一信息项内表示的意思转换到其在信息项之间的连接作用,侧重也随之转向为表示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于是通过重新分析,产生关联功能。参见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9 页。

③某一语言单位在特定语境中的频繁运用可以使得来自于语境的推导义固化为该语言单位的部分意义;“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化’是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参见 Bybee, Joan L, R Perkins.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196-197;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④Brinton L. “Pathw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Markers in English”. Ans van Kemenade, Bettelou Los(eds.). *Th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English*.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p. 307-334.

项“寻个海船,搭了他由天津出海,直趋福州”,选择前项没有直接出现。此时“莫若”所在的句子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可以理解为“(与其走陆路)不如找个海船,搭船从天津出海,直趋福州”,这种情况下,“莫若”前根据上文内容大致补充出了选择前项“走陆路”,“莫若”仍可作选择连词解;但也可以理解为“不如找个海船,搭船从天津出海,直趋福州”,这种情况下的“莫若”则主要帮助标注言者根据“(陆路)道途阻塞,人口牵连,行动不得”等相关情况做出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出现了被理解为话语标记的倾向。这是“莫若”从选择连词向话语标记演变的中间状态。

Lewis 认为,一个词汇在特定的文本中反复使用,最后导致功能的裂变(split)而形成话语标记^①。当选择连词“莫若”在建议语境中反复运用,且其前接成分中不再出现选择前项时,“莫若”的侧重则随之转向为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莫若”可以用作话语标记这一语用推理结果的固化。“莫若”不再表示选择关系,而更多凸显程序意义,辅助话语单位的衔接与连贯,帮助组织、处理话语。Heine 对话语标记的界定有五条:a.句法上,话语标记是独立的;b.韵律上,话语标记与其他部分相分离;c.话语标记的意义是非限定性的(non-restrictive);d.话语标记的意义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而不是命题概念的(conceptual-propositional);e.话语标记是非合成的,通常是短小的^②。据此,我们认为“莫若”在建议语境中反复使用后已具备话语标记的典型特征,“莫若”已经演变为话语标记,主要用于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如例(9)至例(12),并在清代继续沿用,如例(13)至例(14):

(9)(净)我今早出来,还不曾吃饭,腹中甚是饥饿。莫若我每先偷些酒吃如何?(《杀狗记》第三出)

(10)严正惊慌不已,将其事与黄氏说知。黄氏道:“此非小可,彼未曾与夫说知,或有不测,尚可无疑。今既来我家

说知,久后事露如何分说?”严正道:“然则如之奈何?”黄氏道:“为今之计,莫若先去告首官府,方免受累。”(《包公案·江岸黑龙》)

(11)三太子看见,心里想道:“这等一个寡船儿,莫非是大船后面吊了的脚船儿?也罢,昔日项羽不渡乌江,致有自刎之惨!我莫若躲在他里面,随其波而逐其流,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六十六回)

(12)废帝聚文武商议,冯道曰:“陛下当初轻信张娘娘之言,生此祸端。今公主已转回营去了,朝中那个是敬塘敌手?为今之计,陛下莫若求和,重赐金帛,高升厚爵,方解此祸。”(《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四十八回)

(13)天已正午,三人甚是焦躁,不见金青回来。王天宠说:“你我三人莫若往西相迎。”(《永庆升平后传》第二十五回)

(14)王太和一瞧一愣,自己一想:“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四野无人,我焉能不避嫌疑,坏人名节?我莫若就在外面廊下避避雨罢。”(《济公全传》第一百五十八回)

以上诸例中,“莫若”均为话语标记。在语义上,话语标记“莫若”具有非真值语义和程序性意义特征,不构成话语的语义内容,而是仅辅助话语单位的衔接与连贯。此外,话语标记“莫若”常关涉三种语义要素:做出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的前提条件 a,主观推论及建议 b,为证明推论及建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补充的结果、原因、目的等后续相关信息 c,这三者可以同时出现,如例(11)、例(12);可以只出现 a、b,如例(9)、例(14);可以只出现 b、c,如例(10);也可以只出现 b,如例(13),形成了话语标记“莫若”语篇的四种语义格局:完整式 a—b—c,后省式 a—b,前隐式 b—c,前隐后省式 b^③。在语音和句法上,话语标记“莫

^①Lewis Diana M. “Discourse Markers in English: A Discourse-pragmatic View”. Kerstin Fischer (e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Particl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6, pp. 43-61.

^②Heine B. “On Discourse Markers: Grammaticalization, Pragmaticalization, or Something Else”? *Linguistics*, 2013, 51(6):1205-1247.

^③通过分析话语标记涉及的三个要素——事实 a、观点 b、后续相关信息 c 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其语篇的语义格局。参见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4期。

若”均具有独立性。以上六例,话语标记“莫若”在语调上独立于后接成分,具有相对独特的语调轮廓,是一个语音自主单位^①,并且亦不受句法成分的约束,即使删去,句子依然符合句法规则。此外,在辖域方面,话语标记“莫若”的辖域也进一步扩大。当“莫若”表示选择关系时,其辖域为后接的选择后项;当其作话语标记时,辖域则不局限于后接的推论及建议 b,而是覆盖了与之相关的前提条件 a、后续相关信息 c 等。

综上可知,“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为:主谓短语>动词>选择连词>话语标记。当其成为话语标记后,则具有程序性意义、句法独立性、独特的语调轮廓等特征,其辖域扩大到覆盖整个推论、建议及其相关前提、后续信息,并有着多种语义格局。

二 汉语中其他语法项的演变

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一般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的研究,一般也是把语言现象置于大的背景下去考察,尤其是探讨语言的共相和殊相时,往往从跨语言的角度去探讨。而跨语言的考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不同语言之间语言现象的比较,二是同一种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比较。这两种研究方式,应该说是殊途同归,能探讨出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我们选择后者,考察汉语相关历史时期选择标记的演变,从而探寻选择标记演变的共相和殊相。

(一) 汉语史中选择标记的演变

上古汉语时期的“不如”具有选择连词功能和话语标记功能,并且话语标记功能来自其选择连词功能(李贤卓^②,董秀芳^③,李宗江^④),如:

(15)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庄子·外物》)

(16)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晏子春秋·不合经术者》)

例(15)中“不如”与前小句中的“与其”构成框式结构“与其……不如……”,属于典型的选择连词。例(16)中“不如”的选择前项 X 消失,“不如 Y”单独使用,“不如”不再表示选择关系,而更多凸显程序意义,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阴重孔子”,当为话语标记。

近代汉语时期的“要不”(史金生)^⑤、“不然”(史金生^⑥,李宗江^⑦)、“还是”(董秀芳)^⑧、“的是”“的好”(江蓝生^⑨,李宗江^⑩)等既具有选择标记功能,也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并且话语标记功能来自其选择标记功能。我们以“还是”为例说明之。

董秀芳指出,近代汉语中,“还是”从表示选择,如例(17),发展出了表示建议的功能,如例(18)^⑪,该例中“还是”则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引奴回家”:

(17) 建文君道:“与其泯泯死在道路,还是猛烈做他一番。”(《型世言》第八回)

(18) 潮音道:“官人虽如此说,奴家

①话语标记可以是以停顿和独特的语调轮廓为特征的自主单位,它的韵律独立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取决于其语音大小及出现的位置,即使没有逗号等标点,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韵律特征将话语标记与话语的其他部分分开。参见 Heine B. “On Discourse Markers: Grammaticalization, Pragmaticalization, or Something Else”? *Linguistics*, 2013, 51(6):1205—1247。因而,虽然话语标记“莫若”与后接成分之间没有以标点隔开,但“莫若”仍可在语调上独立于后接成分,具有相对独特的语调轮廓。

②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4期。

③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④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256—257页。

⑤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2—224页。

⑥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3页。

⑦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247页。

⑧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⑨江蓝生:《“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5年第5期。

⑩参见李宗江:《“为好”与“的好”》,《语言研究》2010年第1期;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3页。

⑪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未曾过门,不识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下,岂敢轻信!官人还是引奴回家,使我爹爹识认女婿,也不负奴家数年苦守之志。”(《醒世恒言》第五卷)

综上所述,汉语史上的七个选择标记(包括“莫若”),虽然出现于不同阶段,词汇基础也不尽相同,但当其成为选择标记后,都不约而同地演变为话语标记,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换言之,在汉语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选择标记>话语标记”这样一条演变路径。

(二) 汉语方言中选择标记的共时用法及演变方向

调查发现,汉语方言中某些语法项既具有选择连词功能,也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如:贵州天柱酸汤话“或者”(吴才勇)^①,湖北鹤峰话“再不(然)”(汪次云)^②,江西宜春话“要毕(然)”(易琼)^③等。我们以湖北鹤峰话“再不(然)”说明之。

汪次云指出“再不(然)”是鹤峰方言中常用的选择连词,如下例(19),与此同时,我们在汪文中也发现了“再不(然)”的话语标记用例,如下例(20)^④，“再不(然)”则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拿点湿辣椒”:

(19) 我要上街,你要不要带东西,
再不你同我一起嘛。我要上街,你要不要带东西,或者你跟我一起去吧。

(20) 我只有这门多晒干啊的辣椒,
再不你把湿的背点儿?我只有这么多晒干的辣椒,或者你拿点湿辣椒?

共时语言状态可以看作是语言历时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结合观察到的语言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方言中“或者”“再不(然)”“要毕(然)”等同时具有选择标记和话语标记两种功能这一共时语言状态正是其历时演变的结果。由

此,我们认为,汉语方言中同样存在着“选择标记>话语标记”这一演变模式。

综上,结合汉语史、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选择标记>话语标记”在汉语中并非孤例,而是汉语中常见的语义演变模式。

三 “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动因

“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动因,目前学界已进行了一些讨论,认为与交互主观化及礼貌原则(史金生^⑤,李贤卓^⑥)、选择构式中部分成分的隐去(董秀芳^⑦)、建议语境(李宗江^⑧)等相关。结合我们对话语标记“莫若”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省力原则^⑨的推动。省力原则使得语篇组织者在足量的前提下,尽量只说必要的话,这推动了“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进程。以“莫若”为例,处于“与其X,莫若Y”格式中的“莫若”表示舍前取后的选择关系,此时后项Y是选取项,也是言谈双方的关注焦点所在。因此,言者若为自己省力着想,在足量的前提下,就有可能不说被舍弃的前项X,而只说能体现语义重心的焦点信息Y。在这一省力原则的推动下,前项X则逐渐消失,为其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句法环境。

二是礼貌原则^⑩的影响。礼貌原则中的负面礼貌原则对人的行为上限做出了规定——不要限制对方或让对方不自在,要求语篇组织者在措辞时尽量避免强制性字眼。以“莫若”为例,话语标记“莫若”孕育于需要给出建议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听者发出询问以征求言者的建议,而言者在表达自己的建议时,往往会考虑到负面礼貌原则,

①吴才勇:《贵州天柱(竹林)酸汤话虚词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

②汪次云:《湖北鹤峰方言虚词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易琼:《江西宜春话虚词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④汪次云:《湖北鹤峰方言虚词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⑤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2—224页。

⑥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4期。

⑦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257页。

⑨省力原则与不过量准则对应,即说话人为自己省力着想,在足量的前提下,只说必要说的话,不说过多的话,推动了语言的简化和统一。参见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

⑩礼貌可分为正面礼貌、负面礼貌,前者将人的行为下限规定为“至少要友好、表示附和赞许”,后者将人的行为上限规定为“不要限制对方、让对方不自在”。参见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

避免使用“必须”“应该”等带有强制性的词语。此时,从选择连词演变来的“莫若”则可满足这一需求,其暗含的选择性给予了听者选择的自由,也减少了造成对方不自在的可能。这同样加大了“莫若”从选择连词演变为话语标记的可能性。

三是时间顺序原则^①的影响。“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还与时间顺序原则有一定的关联。以“莫若”为例,“莫若”作为选择连词使用时,常用于连接选择后项,在概念角度和小句顺序上都属于后项连词,而汉语从先事到后事的时间顺序原则又使得表示后事的连词的真值语义负载较轻,更容易虚化为话语标记^②。这也推动了“莫若”从选择连词向话语标记的演变。

结语

文章对汉语连词“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

成过程、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选择标记>话语标记”在汉语中的演变共性及演变动因,从而发现:

第一,“莫若”的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明代,其演变过程为:主谓短语>动词>选择连词>话语标记。

第二,话语标记“莫若”在语义上具有程序性意义和多种语义格局,在语音和句法上具有独立性,辖域则可覆盖整个推论、建议及其相关前提、后续信息。

第三,“选择标记>话语标记”演变模式是汉语中常见的语义演变模式,在汉语史的各个历史阶段、现代方言中都有呈现。

第四,“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主要与省力原则、礼貌原则、时间顺序原则等有关。

The Evolution from Choice Marker to Discourse Marker: Taking the Chinese Conjunction “*moruo* (莫若)” as an Example

XU Zhaohong & WU Xiul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moruo* (莫若)”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from choice marker to discourse marker. “*moruo* (莫若)”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process of “subject-predicate phrase > verb > choice marker > discourse marker”. Its discourse marker function formed in the Ming Dynasty, helping the speaker to mark subjective inferences and make suggestions. Additionally, “*buru* (不如)” in ancient Chinese, and “*yaobu* (要不)” “*buran* (不然)” “*haishi* (还是)” “*deshi* (的是)” “*dehao* (的好)” in modern Chinese have also evolved from choice markers to discourse markers. It can be seen that “choice marker > discourse marker” is a recurring evolutionary pattern in Chinese, and its cau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y, politeness, and temporal sequence.

Key words: choice marker; discourse marker; “*moruo* (莫若)” ; causes

(责任校对 曾小明)

^①时间顺序原则是汉语语序结构中最普遍的原则,语言结构顺序直接反映了象似的时间结构顺序;汉语的语序与思维的流向完全合拍,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状态的时间顺序。参见戴浩一、黄河:《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

^②时间顺序原则会影响话语的关联形式,使得“属后连词”更容易虚化为负有语篇组织责任的话语标记。参见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